



剪剪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医院女人



周五上午,快下班时,值班女医生敲打着键盘:“你们还不走,想多陪我一会儿吗?”下班是愉快轻松的,男医生们脱下白大褂快速闪人,剩咱两女的慢慢悠悠,脱衣洗手、搽手霜、提包换衣、戴围巾,三个女人一台戏,抓紧时间男人孩子、父母公婆、天南地北地交换信息。突然护士急报有病人情况不好,值班医生应声冲出,我俩急急重穿白衣跟出去。病人心率下降至30-40/分,情况危急。我们仨配合默契,各种抢救治疗、家属病情告知、书写抢救记录等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当病人病情稳定,可以放心离开时,已近下午2点。

儿子学校住读周末返家。这体验家庭温暖、享受骨肉亲情、增强营养供给的好时光,不容错过。稍事休息就奔去农贸市场,采购无数,回到家中乒乒乓乓地准备起来。做了儿子爱吃的糖醋排骨、蛋煎饼,煮了香肠腊舌,一切准备就绪,各色食

物摆在桌上时,真的很累。不禁怜惜佩服起自己,发一对联在朋友圈:

披上白衣,敢穿梭病房,气定神闲,指挥若定,与疾病抗争救死扶伤。

脱下大褂,能置身厨房,油盐酱醋,挥铲扬勺,做美味佳肴相夫教子。

微信发出后,有朋友问:“怎么没有横批?横批是什么?”是啊,横批呢?

不久前,一个中年男子,满脸老年斑,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岁以上。来院求治,家人愤其不争:“咳嗽了几十年,就是不戒烟酒。遗传,和他爸一个样,活不了多大岁数。”感慨不良生活习惯对健康的损害,在征得其同意后,我拍了与同龄人相貌健康相差悬殊的照片发在朋友圈,旨在告诫人们“健康掌握在自己手里”。

一大学同学,呼吸科工作,完全可以靠脸吃饭的美女。看到微信后点赞,但两小时后和我私聊,对其面部“老年斑”提出

疑问,觉得那是一种特殊疾病的面部表现,并给出很多专业性的建议。在完善了各项检查后,证实了她的疑虑,患者合并有其它疾病。一个无心插柳的举动,帮助患者明确了多年来在烟酒掩盖下的另一个病因。若无同学认真的科学精神,对本专业疾病的敏感,及对病患高度的责任心,只怕这个病因还会掩藏更久。

一年前,参加心身科的学术会,一位女教授,介绍催眠疗法,她的声音像五月里最婉转的夜莺啼鸣。闭上眼,就如置身一片绿茵草地,阳光明媚,各色鲜花点缀其间,几只彩蝶曼舞,远处是深邃的丛林,那美妙的声音就跳跃在那片丛林中,引导着我们渐渐深入,去寻找正在歌唱的夜莺。当女教授的声音突然停止,我们从美梦醒来,笑意还挂在脸上,心还停留在阳光里。

17年前剖腹产子。手术台上,发生罕见的麻醉剂过敏,呼吸不畅、肢体麻木,我喊:“快转上级医院。”同事朋友嘶喝:“胎心不好,来不及了。”当即刀光划过,切口永留。当儿子的啼哭响起,“好一个漂亮小子”的赞声中,我知道朋友的那一刀,承担了多少的风险。她稍一犹豫,不愿担责顺我意转院,只怕儿子性命不保。

疾病存在于人体内。它们裹挟着年幼、衰老、体弱等生理状况同行,又和抑郁、焦虑、悲伤、愤怒等不良心理情绪同盟,医生与它们交战投鼠忌器。人体是一台太过复杂精密的仪器,人类对自身的研究远不够彻底精确,每个机体对疾病和治疗的反应都不相同,医疗中存在太多不可预测的风险。

所以医生是个专业技术、道德水平要求极高、风险极大的职业。工作在医院的女人们,在我看来都是花木兰。穿上战袍,敢立马横枪,阵前驰骋,挽弓射敌;换起红妆,可对镜簪花,月下歌舞,提笔立诗。

朋友问:“横批是什么?”横批就是——医院女人。

亲说,我年龄比你大,还是我先走。母亲哭了,老头子,你好心狠啊,你走了,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咋成?后来两位老人为此事居然吵了起来,把电话打到老孙这里来评理。老孙赶到父母家,他对两个老人吼出了声:“整天谈这些无聊话题,累不累啊?”父亲母亲顿时怔住了。老孙出门时,父亲母亲同时拉住他的手说,大娃,我们还要好好活,再多陪陪你。老孙下楼,忍不住靠在被老水管渗水浸湿的老墙上,哭了。

老孙的父亲母亲,每天总是早早地上床睡觉,上床了,却总是难以入眠。有时两个老人半夜里起来,去柜子里把银行存折拿出来数了又数,有天一直数到了天亮。父亲说,这些钱啊,都是给孙子攒的,大城市生活消费很高。母亲一趟一趟去银行存钱,用的是那种老式存折,母亲不用银行卡,总担心去机器里取钱被卡住了不安全,每攒一笔钱,父亲都要在笔记本上郑重地作下记录。3年前的一天,父亲把存折密码告诉给了老孙,那密码是老孙和儿子的生日合成的。

老孙每一次去父母家,对老孙如宾客一样相待。母亲还一直用老炉子,咕嘟咕嘟炖肉熬汤,等着老孙一家人回去一起吃个饭,每逢那时,父亲母亲就像过节一样愉快。

老孙知道,父亲母亲心里有个黑洞,那个黑洞就是老年的孤独。2年前,老孙执意把父亲母亲接到家里一同居住,但不到一个月,父母就回了自己的家。在老孙家,父亲母亲变得客客气气,母亲还抢着做家务,天不亮就起床做早餐。老孙的妻子回家,母亲还把削好了的水果放进盘子里端上来。有天回家,父亲母亲在老孙面前毕恭毕敬说了声,我们

给你们添了麻烦啊。父母那带着讨好的谦卑面容,让老孙夫妇感觉很是难受。在老人的心里,他们怕跟不上后人们生活的脚步,一直在气喘吁吁地追。

父亲母亲搬回去后,过了半年,老孙根据母亲提议,把父母送到了离老孙家不远的一家敬老院生活。起初的一切都很新鲜,那里有不少老年人作伴,特别是老孙的父亲,自觉人生积淀深厚,在院里树阴下可以滔滔不绝给老年朋友们追忆自己的人生故事,一旦倾诉衷肠有了听众,父亲顿觉夕阳无限好。父母住的那房子,只有10多个平方米,一到晚上,父亲母亲各自蜷缩在一张小床上,难熬地等着天亮,老孙心里隐隐作痛。有天晚上,老孙特意去看看父母吃饭,200多位老人坐在一间大厅里的餐桌上,有人咽着饭菜突然取出假牙套放在桌子上,有人目光浑浊怔怔地望着别人吃饭,有人放下饭筷在身上搔痒,大厅里发出一片蚕吃桑叶的沙沙声。老孙突然之间作出决定,把父母接回家居住。

今年秋天,老孙的儿子给爷爷奶奶在电话里说,爷爷奶奶您们来我这里住吧,房子宽,够你们住了。两位老人感动得眼泪哗哗地流,齐声说,我们就住这里,方便、方便,孙啊,只要你们回来看看我们就行了。

那天深夜,我陪老孙在大排档里喝了几口酒,老孙感慨说,我们的父母年老了,总担心给我们添累添麻烦,憋屈着自己,等我们老了,到底又住哪儿呢?

老孙的话,让我心里也微微一惊。这中年的忙碌时光,眺望着我们年老的那一天,到时又把哪里作为我们生活停泊的港湾呢?但愿人生四季安好,停泊之地,也是心之归宿。

人老了,住哪儿呢

□李晓

秋天的一个深夜里,老孙睡不着了,他给我打来电话,能陪我出去坐一坐么?

我如约而至,在一家大排档,我见到了老孙。老孙见了,有亲人般的激动,他上前一把搂住我说,兄弟啊,只有你了,在这个时候还能出来听我诉说心事。

我见老孙有了深深的眼袋,是这些日子常失眠所致。老孙神经衰弱,每根头发都如天线一样敏感接受着外面的信号,尤其是睡觉时,空调滴水声、咳嗽声、风吹草动声,都会让老孙时时惊醒。老孙45岁那年和妻子分床睡了,55岁那年睡觉时戴上了耳塞,以便隔绝外面声响。

老孙是一家单位的科长,还有2年,就要从单位退休,去实现他云游四海的梦。老孙对我叹息,这些日子,为父母老了到底住哪儿纠结着。

老孙的父亲今年86岁了,母亲80岁,和老孙住在同一座城市。老孙的父亲从一家机关单位退休,住的是以前从单位买的福利房。那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灰白小楼,30多年的风雨侵蚀,楼体早已斑驳陈旧,老墙上爬满了苔藓。前不久的一个夜里,他母亲给老孙打来电话说,大娃啊,你明天来我们这里,你把银行卡带上。老孙去了父母家,父母亲一脸肃穆端坐在客厅沙发上,母亲起身,又去试探房门是否关上。母亲有心理强迫症,出门后总是觉得门没关上,有时反反复复上楼下楼几次,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。

那天,首先是父亲开口了。父亲的口气凝重缓慢:“大娃啊,今天我们把存款都交给你了,去银行把钱转到你卡上,不然,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确实不好办。”老孙感到父亲的话有些沉重,他打断父亲的话:“爸,还早,说这些有啥意思,等我退休后,我还要带你们去海口、珠海、大连看海啊。”父亲摆摆手说,海不去看了,再说我和你妈也不吃海鲜,只要你们在身边就好。父亲捋了捋头顶的几根银白发丝说,大娃,我们已经准备好了,没啥可怕的,人嘛,都有那一天。

老孙的父亲,似乎对生死看得很是泰然。6年前,父亲患了一场大病,老孙以为父亲过不去了,就去给父亲买了墓地,墓地依山临江,四周林木葱郁。结果父亲出现了奇迹,顽强地挺过来了。父亲说,我还要看到孙子结婚呢。老孙的儿子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上海工作,2年前结婚成家了。老孙带着父母去上海参加了儿子的婚礼,老孙看见婚礼台下的父亲,老泪纵横。父亲对老孙说,这下我的心愿实现了。老孙握住父亲的手说,爸、妈,你们还要好好活,我陪您们,还要见到你们的曾孙。父亲母亲一起点点头说,好、好,我们答应你。

不过老孙的父亲母亲,在那光线黯淡的小楼里,平时相对无言沉默着。有天两位老人翻看家里影像簿,感慨之间就谈论起了生死话题。老孙的父亲对母